

小青龙汤“渴”症的机理及 加瓜蒌根用法探讨

● 周银香* 刘锦灿

关键词 小青龙汤 渴症 瓜蒌根

小青龙汤出自《伤寒论》40条,该条指出:“伤寒表不解,心下有水气,干呕发热而咳,或渴,或利,或噎,或小便不利、少腹满,或喘者,小青龙汤主之。”其中“或渴”的病机多认为是饮停不化,津液不滋,而“若渴,去半夏,加瓜蒌根三两”是取瓜蒌根润燥生津的功用^[1]。笔者在学习中存在疑问,故探讨如下。

1 瓜蒌根的功用

瓜蒌根,《神农本草经》载其“味苦寒,主治消渴,身热烦满,大热。补虚安中,续绝伤。”《金匱要略》教材谓“消渴”(上消)是因营卫气血俱不足,卫虚气浮不敛,营虚燥热内生,心移热于肺,心肺阴虚燥热而成。可见仲景用瓜蒌根是取其清热生津止渴之效。

《金匱要略·消渴小便利脉证并治》10条:“小便不利者,有水气,其人若渴,瓜蒌瞿麦丸主之。”认为瓜蒌瞿麦丸用于下寒上燥的小便不利证,肾阳亏虚不能蒸化津液,津不上承,上焦反生燥热,故其人口渴,饮水不止。其中附子温肾

化气行水,山药健脾制水,茯苓、瞿麦淡渗利水,引水从小便而去。独瓜蒌根一味治口渴之症,《心典》谓:“其人若渴,则是水寒偏结于下,而燥火独聚于上,故更以薯蓣、瓜蒌根除热生津液也。”

仲景用瓜蒌根清热生津,尚可见瓜蒌牡蛎散用于百合病渴不差之证。本因一月不解,“变成渴者”,经内服百合地黄汤与外用百合洗方仍口渴不愈,说明阴虚热盛津伤较重,此时内用百合地黄汤恐药力不足,地黄性味甘寒,滋阴补血但清热之力较弱,故加瓜蒌牡蛎散,以增强清热生津之力。《论注》中云:“若百合病一月不解而变成渴者,其为阴虚火炽无疑矣。……渴不差,是虽百合汤洗而无益矣。明是内之阴气未复,阴气未复,由于阳亢也。故以瓜蒌根清胸中之热,牡蛎清下焦之热。……”

俞嘉言论瓜蒌桂枝汤,曰:“但以脉沉迟,知其在表之邪为内湿所持而不解,即系湿热二邪交合,不当从风寒之表法起见,故不用葛根之发汗解肌,改用瓜蒌之味苦人阴、擅生津润热之长者为君,……”

综上所述,仲景用瓜蒌根不止在于生津,更在于清热,其味苦寒,多用于病机有热之证,重在使热去津生。

2 “或渴”的病机与“去半夏加瓜蒌根”之原由

2.1 “或渴”的病机一上焦津亏,阳亢生热 陶节庵曰:“渴者,里有热也,津液为热所耗,故令渴也。”^[2]小青龙汤证因水蓄日久则化饮化痰,停于心下则不上,停于上焦则不下。当蓄于中焦日久,上焦阳气无津液制约,心肺之阳亢盛,更伤上焦之阴,则可出现口渴之症。柯韵伯曰:“寒热不解而咳,知内有水气射肺;干呕,知水气未入于胃,而在心下也。心下为火位,水火相射,则水气变幻不可拘。……若渴者,是心火盛,……”

2.2 小青龙汤用半夏之功用不可忽略 小青龙汤证为风寒束表,水饮内停。其水多停于上焦,但亦可随三焦气机升降出入,或壅于上,或积于中,或滞于下。正如柯韵伯曰:“本方治水之动而不居,故备举辛温以散水,并用酸苦以安肺,培其化源也。”方中以细辛、干姜、半夏散寒温肺、化痰涤饮、降逆燥湿。从药物可看出,小青龙汤证之水为

* 作者简介 周银香,男,广州中医药大学04级中医学七年制。

• 作者单位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(510405)

久蓄之水,蓄久可化饮化痰,非辛温苦燥而不去。《本经》载半夏性味辛平,后世多谓其性温,用之化痰降逆燥湿如桴应鼓。故小青龙汤用半夏之功用不可忽略。

2.3 上焦津亏阳亢生热,须去半夏之燥热,加瓜蒌根以清热生津

小青龙汤证只有“干呕发热而咳”时,用半夏既可除呕,又符合小青龙汤证内有水饮,治当温化水饮。若单由水气内停、津不上承之

“渴”,半夏可使痰消水去而津自复、病自除。此畏半夏之味辛而弃其用,为恐其辛散会加重“渴”的症状,因此这里的“渴”不单是津液不布所致,其伤津有热可见矣。故须去半夏之辛以防辛散助热,加瓜蒌根清热生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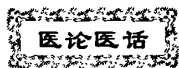
3 结语

小青龙汤证“若渴者”非单由

津不上承所致,应为水蓄中焦日久,上焦津亏阳亢生热所致;去半夏亦非随兴之作,而是为恐弃辛散助热;加瓜蒌根不止润燥生津,更取其清热之功。

参考文献

- [1]熊曼琪. 伤寒学[M]. 新世纪第二版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7:52-53.
- [2]陶节菴. 伤寒六书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0:221.



四时受病原委

天有四时即有六淫,(风寒暑湿燥火。)人之感也,随其脏腑之虚实而病焉。邪如穿窬,见人家墙门不固之处,则乘而入。昔有三人,冒露晓行,后一人无病,一人病,一人死。无病者先以酒食,胃气充而肌表固也;病者不饮酒而单食,死者空腹而行。可见邪之即凑,其气必虚。夫春气宜温,万物发陈,其气疏以达。设天寒衣薄,腠理闭塞,阳气不得透泄,诸病生焉。骤发者其感也轻,更有从冬而受邪者。如王叔和云:寒邪藏于肌肤,至春变为温病,其感也深。若贫乏之輩,肌理固密,胃气壮实,更复营作,不时出汗,即有所感,邪从汗而泄矣。故被体虽薄而不病也。至于寒之初着人也,始则皮毛则肺应之,次则肌肉则胃应之。当体中稍有不妥,即以辛散之剂服之,何至阳气不得泄越,郁而成病?始则身热咳嗽,甚则为疹为斑,其总名曰春阳寒郁。更有当春季受邪,阳气不透,其人禀浓,不致骤发,至春杪夏初,始欲走泄,因病热焉,其邪传心胞及胃者居多,或寒热往来,或单热不休,或疹或斑,或成温疫,其名曰春温晚发。夏为火德,万物欣荣。然大江以南,土卑潮汐,当梅雨淋漓,则多湿邪;大小暑又多酷热,暑伤人气,湿侵肠胃。人当夏令,宜谨起居,薄滋味,为卫生要事。暑邪无形,从人口鼻吸受;暑先伤气分,故气促脉软,四肢无力;暑伤心,心主液,故心烦少寐汗出;或久晴土燥,忽大雨下注,热气上蒸,最易受暑。及途行浅舍,劳逸虽殊,其受邪也同,是为阳暑。更有处于凉亭水榭,爱纳凉,喜冷冻饮料,胃气抑郁,其病恶寒壮热,少汗,脉沉滞,或吐泻,是为阴暑,不可不知。暑必挟湿挟秽,其病有霍乱者,有四因也:受暑、受凉、受湿、伤食。至于赤白二痢,皆由湿热内侵饮食不节,其名曰暑湿交病。秋气宜凉,金令肃清,则病者少;若秋阳炽骄,人感其气,或贪凉露坐,毛窍为风露所遏,邪不得泄,最易受病。大抵症多从是得。及身热头痛,咳嗽喘促等症,愈晚愈重,其名曰凉风袭暑。冬气凛冽,万物闭藏。然每有夏秋伏暑在内,至冬至一阳来复,感其气而欲泄,多见形寒肢热,咳嗽吐血,牙宣鼻衄等症。更有冬气和煦,阳藏不密,冬温症。当冬三月,善卫生者,晨不冒雾露,闭关独宿,夜卧不致过暖,则为来春发生之本。若空腹晓行,不谨房室,易生寒病,即病者古名为伤寒,可不慎欤?其名曰冬藏不固,其治法前贤悉备,何待予之赘辞耶。然未有分四时而立法者,故探讨精微,特出己意,以成一编。俾业斯者,观之了如指掌,熟玩详求,自能得心应手。至不关乎气感,当另立一门,以见意也。《内经》之四季所感而发病,未尝不以四气而论,予分四时受病,并出治法者,乃推其本而究其源,与古人立法,原无大异,惟用主药有别耳。

治重疾须用重药

病当危急时,非峻重之剂,不能救百中之一二。今之医者,皆顾惜名节,姑以轻平之方,冀其偶中,幸而不死,则曰是我之功;不幸而死,则曰非我之罪。恐真心救世者,不应如此也。真心救世者,必慨然以生死为己任。当寒即寒,当热即热;当补即补,当攻即攻。不可逡巡畏缩,而用不寒不热,不补不攻,如谚所谓不治病,不伤命之药。嗟乎!既不治病,欲不损命,有是理耶?倘于此认不的确,不妨缺疑,以待高明。慎勿尝试,以图侥幸,庶不负仁者之初心也。

(摘自清·黄凯钧《友渔斋医话》)